

如此“品牌评选”可以休矣

潘洪其

今日论语

这两天,一项涵盖各行各业的“十大品牌”评比网络投票正在如火如荼举行,参评中国床上用品十大品牌、中国门禁系统十大品牌、中国男装十大品牌、中国矿泉水十大品牌……等名号的企业竞相拉票。据报道,参与评比的企业必须缴纳3万元推广费,才可能进入前10名,组织者以评选为名、行骗钱之实的本性暴露无遗。

两三个人在北京六环外租一间房,在工商部门注册登记的经营范围并不包括组织企业评比活动,这个怎么看都像皮包公司和草台班子的网站,居然以“品牌排行网”的名义组织各地企业搞评

比,而且从2013年只有5个行业参评,发展到2015年有250个行业参评,至少涉及收费7500万元,2016年有近300个行业参加,估计收费将高达1亿元,“品牌评选”的生意做到这个份上,想想也真是让人“醉”了。如果任何人都可以注册一家网站,先诱使企业参加评选,接着就向企业三万五万地收取费用,正如北京律师协会副会长邱宝昌所说,这样的评选不过是挂羊头卖狗肉,哪里还有权威性和公信力可言?

以往较长一段时间,组织企业进行各种形式的评比评选,一直是政府有关部门或挂在政府部门下面的行业协会干的事。近年来,国家大力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全面实行简政放权。国

院多次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项目,取消多项评比达标表彰项目,将一些前置审批事项调整或明确为后置审批。这样做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把更多政府事务性管理工作、适合由社会组织提供的公共服务、社会组织通过自律能够解决的事项转移给社会组织承担,更好地发挥社会力量在公共事务管理中的作用。一些企业评比活动被国务院或地方政府明令取消,表明中央认为这些评比属于“社会组织通过自律能够解决的事项”,应当更多地由社会组织或企业自己进行。可恨的是,像某网站组织中国“十大品牌”评比网络投票那样,一些社会机构组织企业评比,既伤害了企业和广大消费者的利益与感情,也辜负

了简政放权改革为社会和企业创造的法治环境。

组织企业评比这样的公共事务,如果由社会组织通过自律解决还存在着诸多问题,那就要通过强化政府监管、完善法律法规的规定,加大对组织者相关资质条件的审核,对相关评比活动依法履行监管职责,提高企业评比活动组织者的素质能力和责任意识,推动企业评比活动走上规范化、专业化、法治化的正道。

无论如何,企业评选活动都不能由那些无资质、无技术、无自我约束的企业或机构来组织完成,对那些专以骗钱蒙人为目的的组织者,应当按非法经营、不正当竞争、诈骗等罪名依法惩处。骗钱蒙事的“品牌评选”可以休矣!

新民随笔

最难搬除“心中贼”

卫蔚

上周末,朋友甲有点郁闷。他和老乡乙在临近上海的故乡小镇分别购置了房产。周六忽然接到开发商通知,周日前必须完成合同签订。次日中午12点,朋友甲赶到售楼处,挤在几百号人中间等着房产中心的工作人员现场叫号。熬到傍晚6点,甲终于办完手续。令他吃惊的是,下午4点才姗姗而来的乙只比他晚了10分钟就签好了合同。甲惊问原因,乙答曰:托售楼处的人情情塞了两包烟给房产中心工作人员,材料就在最上面了。朋友甲是惜时的人,听完不无懊悔:没想到两包烟就可以节省这么多时间,早知道也……没搞“潜规则”的后悔之意不言而喻。

两包烟,10元钱,换4个小时,这笔账看起来很合算。送者受惠,收者得利,而旁观者,则心领神会。做的人多了,法自然不能责众,“潜规则”也就成了合理的“约定俗成”。这种“约定俗成”,看起来无伤大雅,说出来小问题大做,可实际上破坏了正常秩序,打乱了人们的非观。更糟糕的是,这种中国式的“约定俗成”被国人带到国外理直气壮地践行,就成了一桩桩令老外费解的“怪事”。

本月初,越南海关人员向中国游客索要10元人民币“小费”遭拒而发生肢体冲突。究其原因,越方人员之所以敢如此堂而皇之只向中国人索贿,一拨拨习惯了以“潜规则”换方便的中国导游和游客也难辞其咎。再举一例,在中国许多城市,司机开车时随意压双向单车道中间分割线也是个“潜规则”,有些司机甚至完全不知道有这条交规。习惯了个“潜规则”的中国自驾者,近年来因此而数次在新西兰酿成车祸,并导致人员伤亡。此外,发生车祸时,在中国的另一个“潜规则”是私了。一些中国司机在国外发生交通事故后,也习惯性向老外提出花钱私了,结果只能是等警察到达后“罪加一等”。

朋友甲和老乡乙“两包烟”的经历,只是形形色色“潜规则”中不起眼的一例。可是,生活中无数条“潜规则”交织起来,能让人们心中的“是非天平”慢慢失衡,继而将“潜规则”当成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因此,在建立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时,最难搬除的还是人们的“心中贼”。

“一霸手”离腐败有多远

日报观点

新民新语

整容先整心

左妍

“上帝给你们一张脸,你们又自己造一张。”这是孙道临配的劳伦斯·奥利弗演的哈姆雷特的台词。闲时,女人间常常讨论的话题,往往离不开谁整容了、谁的脸塌方了。

上周,上海的几家医院就收治了一批因在非正规场所打肉毒素而中毒的求美者,有几人甚至美容不成,反而进了重症监护室,差点丢了性命。这件事情,掀起了有关整形美容的热议。

眼下,整形手段日新月异,除了一部分求美者还在追求传统的整容外科手术外;最热门的,是操作简便、价格低廉、哪里都能打的注射美容。打打针,皱纹就不见了,皮肤也变白了。尽管整容失败及后遗症的风险一直存在,也丝毫没有绊住求美者迈向完美的脚步。最要命的是,打针会上瘾。

我因为工作的缘故,曾走访一些医院的整形外科。九院的整复外科向来不乏求美者。在特需病房的休息间,我曾看到一个“锥子脸”照着镜子,反复给自己在韩国整的鼻子挑毛病,并等候自己的主刀医生帮忙“修复”。其实,她在我眼里已经非常漂亮了,但她仍然不满足于自己的美貌——而这就是大部分整容上瘾者的共性。

人生啊,有三件事是会上瘾的,离婚、跳槽和整形。

对整形手术的“瘾”,大多是由于成功的整形手术能够带来切身的好处,有时使人陷入难以自拔的快乐,于是不知不觉地上瘾;还有一部分人,觉得整形没有达到预期,仍旧有改进的空间,总希望自己下一次会更好。做整形外科这行的,其实更多地是在治疗某种无法排遣的心理疾病。

从积极角度来讲,热爱生活的人,会走进整形手术室,因为他们对于未来抱有美好热忱的想象,这点值得鼓励;但另一方面,对自己外表极度苛责的人,流露的是自我认可的缺失,外界似乎构造了一个确定的丑人牢房,永无出头之日。所以,你还觉得整形手术改变的只是外表吗?整容医心啊!

既然如此,倒不如先放弃求助于医生,来完成一个关于自己长相认识的漫长回溯:你,是如何一步步把自己在内心中画成一个丑人的?

因为工作的原因,记者时常要与各级官员打交道。“见”官员,并不限于台上台下,在办案点、看守所、监狱甚至悔过书、判决书中,记者看到了太多的“两面人”。

在这些官员中,有不少是记者听说过、接触过的人。不可否认,他们中确有一些人有见地、能谋事、能成事,但为何自弃前程,沦落至此?

“你看看这些官员的作风,基本上都可以与霸气、强硬关联。他们一言堂、舍我其谁的‘气概’与工作作风,很容易使他们走向腐败。”一位纪检监察系统的干部这样分析。

看几名落马官员的故事,记者发现确实如此。一些媒体前辈曾介绍,在郴州市委原书记李大伦落马后,他们曾调阅李主政时期的郴州市委常委会会议记录,发现在李上任之初,记录里对于议题的讨论,班子成员畅所欲言,记录很多,而在他落马前夕,有一次常委会记录只剩下薄薄的两三页纸,对于相关议题的讨论基本“就只剩下李大伦怎么说了”。

这些“一霸手”为何“想腐则成”?采访中,他们曾经的部下多次表示,这些落马官员并非一开始工作作风就这么霸道,是随着官位提升慢慢养成的。一方面,一开始下级官员甚至会认为这是有

魄力、敢担当、能成事的表现,一定程度上还给予了理解甚至迎合;另一方面,“位置”赋予他们极大的权力,决策、用人、用钱等“黄金权力”在手,一把手们难免有些飘飘然,再也不敢去想权为谁所有,该为谁所用,加上其霸道的作风,导致正常的党内民主、党内监督

很难发挥作用。

近几年,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正风反腐、打虎拍蝇力度空前。那些行事霸道、一言堂,明显无视组织程序的官员,应该多看看“前车之鉴”,扪心自问:“如此下去,我离腐败还有多远?”(陈文广 刊今日新华每日电讯 本报有删节)



“丝”是而非

假冒海蜇丝,听听吓丝丝。有人用化工原料做“海蜇丝”,长期食用,危害很大。 潘顺祺 画

自由谭

天下之大,无奇不有。73岁的长沙辛奶奶今年5月11日在服装展销会上花10元买了一条裤子,发现居然是自己去年捐赠的献爱心物件。

辛奶奶的爱心奉献,怎么“物归原主”了呢?看来,问题显然出在受赠单位里。记者调查了“衣旧情深环保促进中心”。该单位证实了去年曾在辛奶奶所住小区进行衣物回收活动,但表示,回收的旧衣物通过分拣和筛选,质量符合要求的将捐献给贫困地区,不符合要求的则会进行加工处理,回收的衣物不会流向市场。

“衣旧情深环保促进中心”的解释显然难以自圆其说。因为展销会售卖旧衣物的个体户说,这批衣服是从

“物归原主”的背后

吴兴人

广州进的货,但找不到发货单。辛奶奶的旧裤子没有长翅膀,自然不会自己飞来飞去。“物归原主”,事实胜于雄辩。可以断言的是,这条旧裤子的失而复得,或是“衣旧情深”中心直接把它们批发出去牟利,或是和“衣旧情深”中心相关的单位和人员,将它们“废物利用”卖到外地。两者必居其一。“衣旧情深”也者,原来旧衣旧裤也好变成钞票,所以对它一往情深。

“物归原主”是偶然的,旧衣物流入市场销售却并非个别的事。不久前,一则杭州的废旧衣物回收桶的衣物流入市场的消息,确切地回

答了辛奶奶的疑问。

从2014年开始,在杭州许多社区门口都出现了一只“大熊猫”,它们专门“吃”市民的废旧衣物,成为市民捐赠旧衣物的主要渠道。废旧衣物被“吃”后下落如何?一位有心人在旧衣服里装了一只跟踪器,揭示了它的去向的秘密:原来,这些废旧衣物并没有实现老百姓的爱心心愿,流向特困地区的居民家里,而是被某些企业变卖牟利,运往上海、江苏等地的旧衣服收购站处理。10元一条裤子,好销得很。据查实,这些旧衣物经过倒卖,一吨可赚四五千

元。辛奶奶的旧裤子,恐怕也是经历了类似遭遇,从长沙旅行到广东,再从广东旅行到它的故乡。“物归原主”,成为一则几十家媒体刊载的社会新闻,令人又气又好笑。

拿百姓的爱心赚钱最可耻。这不仅亵渎了爱心,也伤害了社会诚信和相关单位的公信力。杭州的“大熊猫”不幸也成为牟利工具。这种借慈善敛财的行为,不仅侵占了本应用于扶弱助贫的公共财产,更玷污了“慈善”二字的声誉,破坏了慈善单位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

这里要特别提醒一下,这种“爱心捐赠”的被异化,除了辛奶奶的旧裤子外,我们还要留神一下,看看人们捐出去的慈善捐款,或中央政府下拨的扶贫捐款,有没有从其他渠道中,变个法儿,中饱了某些人的私囊。